翠袖乾坤

陰陽風光

文潔華

現在陽宅陰宅，一律受位置和呎價影響。

有鑒於生地房產的教訓，墓地骨樓龕位，同樣呈搶購現象，人們都知道分秒尺寸必爭。年前某港島墳場新骨樓開賣，洽購處擠滿人群，大家看着「購樓紙」，測度編號的位置、層高和方向。那丁尺之室的訂價，跟陽宅的標準相同。「一〇四已賣，一〇五、一〇六……」售樓處的職員跟豪宅發展商代理張揚的聲量和舉止無異。

「四〇五好，高層開揚，阿爸生前鍾意有海景！」「五一六好，唔使西斜，成日俾太陽曬住阿嫲。」親人對死者寬愛，雖然陽宅陰宅呎價上升的比例相近，但基數始終有別。

朋友父母年近九十，知道要有所準備。陽宅價錢他已追不上，怕不久連陰宅也攀附不了，於是日前決定未雨綢繆。他到某骨龕山的營業部查詢，然後拿着地圖觀看位置。那一重重的房間取了別致的名字，但內裡骨龕牆壁密密麻麻，瓷相又總是那樣黑白呆滯。新房開了，那些格格又隨即貼上了紅紙說「已訂」，剩下的都是近門框邊位或最高層。現在永葬地少價高，回鄉掃墓又嫌交通費時，選擇實在不多。父母兩人即使將來共用一格骨位，都得花費十多二十萬，還有要先繳「永久管理費」。

生前死後，中國人都要「有瓦遮頭」，但生前無論住得如何風光，死後卻千篇一律，目下更是無計可施。朋友擬替父母及自己先購龕位，看見當前擠逼的情形，不禁抑鬱起來。他在舉目尋找仍可訂購的位子之際，赫然看見生前風光活躍，珠寶滿身的某富豪太太的靈龕，冷清地佔着兩格，碑上只刻上她的名字，生卒只寫「吉年吉月吉日」。他失去了購買龕位的衝動，在細雨中走離了那座「擠逼」的山。

古今談

東倫敦的興旺

范舉

香港的衛星城市設計，完全是抄襲英國的城市設計，如果要購物消費，甚至如上菜館吃飯，都要到倫敦去。衛星城市沒有太多的就業崗位，也沒有商業區，問題是英國人一般都有私家車代步，解決了消費的問題。不過，四面郊區的私家車都湧到倫敦，倫敦的塞車情況就非常嚴重。這種衛星城市是設計是絕對不利於民生的。生搬硬套的結果，天水圍、東涌成了孤城，消費價格最高，但是沒有就業崗位，窮人越來越窮，成為了悲情城市。

英國對於城市的改造，現在邁出步伐，東倫敦原為船塢倉庫區，本來就沒有什麼金融商業活動，主要的金融活動就在金融城，自從興建了金絲雀大廈之後，許多倉庫和工業大廈拆卸了，改為一棟一棟的商業大廈。而且這一些大廈有地下通道連接，商場非常寬廣，晚上金融機構繼續工作，燈火輝煌。許多白領階級都要到東倫敦上班。

我詢問過好幾個倫敦居民，他們都說不喜歡到牛津街和麗晶街購物，因為行人道太過狹窄了，塞車嚴重，巴士的廢氣嗆人，很不舒服。倫敦的居民都說，東倫敦的商場空氣好得多，而且有冷氣，又可在大廈內的食物館、咖啡室休息，吃飯和行商場結合起來，即使價格稍為貴一些，也是值得的。

原來倫敦的居民也不喜歡不允許拆卸舊樓的保護古蹟的做法，這種政策，使得倫敦城市面貌愈來愈陳舊，社會的經濟沒有辦法取得進步，當人口增加的時候，樓宇沒有辦法擴張，供不應求，只能夠使陳舊的物業不斷升值，租金愈來愈貴，居民花費在住的成本不斷上升，不少經濟能力差的人就要搬離倫敦。

有一些英國商人和記者，看到中國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交通設施愈來愈現代化，而且價格便宜，他們不禁羨慕。他們看到了北京、上海、廈門、深圳、廣州的飛機場、地下鐵路、高速鐵路、磁力懸浮車，不斷創新，建築物很有品味，而且明亮舒適，看一看倫敦上一百年的陳舊住宅、古老地下鐵車站和轉車月台、沒有空氣調節、希斯路機場效率低下和清潔衛生的差勁，自我諷刺說：「到了中國新興的大城市，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現代化。到了倫敦希思路機場，以及地下鐵路，又髒又熱，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第三世界國家。」

既然東倫敦區已經作出了巨大改變，我們香港的黃竹坑、觀塘、新蒲崗、葵涌，什麼時候才可以改變並成為商業區。英國糟糕的政策，香港學足了。英國進步的政策，香港卻學不到。英國有許多墟集，就設在步行街上，允許小販在某些日子擺檔，香港在限制攤販方面，做得太絕了。

琴台客聚

亞伯拉罕的眼淚

葉輝

朗天的《亞伯拉罕的眼淚》毫無疑問以平行蒙太奇交織兩個年輕人——鐵男與以撒——的故事，鐵男之與程教授，在某程度上就是以撒之與亞伯拉罕的鏡象，如果用約克魯的說法，這兩組對照的鏡像裡的兩個年輕人（子嗣、學生）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戴上了父親的頭》，「父親的頭」也者，既是一副複製了父權形象的面具，也是一套原罪與救贖、忠誠與瞞騙、建碼與拆碼的隱喻。

程教授偷了鐵男的女人而鐵男偷看了馮曉敏的日記——這倒提醒我，袁熵「閃電搬走了老家中所有屬於他的物件」，也「順手牽羊，把他老媽一本日記簿悄悄藏在行李袋。後來，他經常強迫我大聲唸出裡面的字句，一喝酒一面喃喃詛咒」，這個「我」，本來是袁熵與女伴在車廂這狹窄空間裡即興交歡時的第三者，同時也是突然駭入或被駭入的夢中夢；在攤牌那一刻，鐵男突然猛力推倒程教授，本想補加一腳，卻忍住了，因為他崩潰了，「他蹲下來，埋首在自己臂彎，飲泣起來」，有此獨白：「你知道嗎？我鄙視你，不是因為你偷了我的女友，而是你不敢相信你自己啊，你裝出甚麼也曉得的樣子，令我一度以為你真的配做我的老師，我是在為自己感到可憐啊！」

然後，鐵男與程教授在雨中對峙，近乎凝鏡……鐵男始終還沒有擺脫「父親的頭」這幅隱性面具。那麼，以撒呢？他質疑亞伯拉罕：「爹，這相信與你無關，你教誨我不要說謊，但爹你剛才說了謊。」但亞伯拉罕堅持「信」即「真」：「你相信我，我便沒有說謊。」一連串的父子對話，既交織了程教授與鐵男的文本，亦交織於以經文為小題的文本，末了，這故事這樣收結：「以撒後退了，頹然的他俯身拾起刀，交回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接過刀，拿起火把，轉身當先前行。上山的次序改變了，他們清楚，這次不會再回到山下了。」

以撒有沒有擺脫「父親的頭」這幅隱性的面具？可能已經擺脫了，但在社會語境裡的戲劇效果卻暗示了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是《心色密碼》的前傳嗎？鐵男們和馮曉敏們（乃至袁熵們）都長大了，都離開了父親和母親，或獨居，或同居，他們游離於虛擬或現實的世界，在夢境、傳說、迷宮、童話、命理與日常生活之間，恆常戴着這樣或那樣的面具去愛，以及去覓愛，有時去覓獵雙重或多重的「不敢直呼其名的愛」，有時模擬或戲擬我城標準化的「鐵路沿線的婚姻生活」……

他們像以撒、亞伯拉罕一樣，不可能再回到山下了——如果再以約克魯兩個分別被譯成《性之哀愁》和《性的哀愁》的文本為例，前者原名Memento Mori，意為「勿忘你有一天會死」，指涉對生者的提早誦唱安魂曲；後者原名The Sadness of Sex，則指涉性愛之後的某種虛脫，某種精神崩陷的悼亡；一切愛，歡愛，或無歡之愛，都是一次死亡，就如白萩的一首詩所言說：「像你的愛甘願一層層的死去／只為了長出新蕊」。

如果有讀者問：這是小說嗎？我只能建議他們參考昆德拉的說法——昆德拉先後兩次跟菲臘羅夫對談，說到《笑忘書》之被一些人評為不像小說，他倒沒有為小說作出形而上學的論辯，只說那是「一篇綜合性的長篇散文」——反諷隨筆、小說敘述、自傳片段、歷史事件、異想天開，猶如音樂的複調，乃集大成的小說的綜合力量……

百家廊

靈隱許願佛鑒心——遊杭州靈隱寺

張衍榮

忽然，我的同伴中有人帶頭跪倒在拜墊上了，此情此景令我措手不及，頓時張皇起來。

說老實話，此前我毫無許願的思想準備。就個人而言，我雖此生大局已定，但畢竟命運早已改變，當思知足常樂，豈可慾壑難填？因而向無許願這類想法。而且，退一步說，即使是許願，一時片刻也想不出該許個什麼願。再說，儘管我的「佛文化之旅」不算少，卻從未許過什麼願。這倒不是標榜自己是個什麼「無神論者」，而是我清楚自己沒那個能力和條件去還願。人說頭頂三尺有神明，我不能紅口白牙說空話。因此，說到底，我也並非絕對不願，實在是不敢。當然，實不相瞞，也有用不着的因素在內。

說來好生奇怪，數十年來的人生經歷，竟一一證實了當年算命先生的預言：造化不大，坎坷不少，每到一處總有貴人相幫。既如此（冥冥之中已有神靈護佑），我又何苦多此一舉呢？

倒是那些「貴人」很值得一提。他們不僅有家鄉父老、工廠師傅、校園同窗，單位領導，師友同事，甚至還有素不相識的老人。他們當中既有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更有普通百姓，甚至還有當時被管制的「四類分子」、偽國大代表。正是在這些人的無私幫助下，我才十分意外而幸運地渡過一道道難關的。

這些「貴人」常在我心中，儘管他們零零散散，層次各異，也不在同一個時期出現，但誰都清楚他們其實是個集合體。按照佛家「佛在心中」的說法，這個「集合體」毫無疑問便是我命中的「佛」了。如果真要許願的話，我倒是頗想在這尊「佛」前許個願：用好手中這支筆，不負人民養育恩。

這就說到許願的另一面了。其實，佛教中「許願」並非人神之間的一種利益博弈，而是許願者的一種莊嚴承諾。

然而，十分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往往多是變味走樣。我們看到，隨着社會物慾化的蔓延膨脹，許願在一些人那裡早已世俗化、功利化、庸俗化，一個原本十分莊嚴的承諾，逐漸蛻變為討價還價的交易，進而淪為可恥的利益博弈。」「如果……就………」，一個可悲的利益鏈，就這樣被「人」打造出來並強加給佛。且不說「佛」會不會受騙上當，單就我們的一廂情願而言，如此「許願」，又何善之有？

凡此種種都說明，我如果隨隨便便去跟進，去逢場作戲，那就無異於褻瀆神靈，而成為一種罪過了。因此，趁着同伴們神情專注許願的當口，我悄然轉到了大殿後面。

大殿後壁有「慈航普渡」、「五十三參」海島立體群塑，共有佛像150尊，正中為手執淨水瓶，普度眾生的觀音立像。觀音兩側為弟子善財與龍女，上有地藏菩薩，再上面是釋迦牟尼雪山修道的場景：白猿獻果，麋鹿獻乳，整座佛山造型生動，極為壯觀。

出大雄寶殿，後面是一高坡。坡上有座其他寺廟難得一見的殿宇，名叫藥師殿。此殿也是靈隱寺的主要建築，早年被毀，我們所看到的是1991年重建的。高懸於殿門之上的「藥師殿」銘匾，乃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老手跡。殿內供奉的是「東方三聖」，正中台座上結跏趺坐的是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佛，左右分別是菩薩「日光天子」和「月光天子」，他們一個手托太陽象徵光明，一個手托月亮象徵清涼。

據介紹，藥師佛曾經發過誓願，「要讓在世的人們除去一切病痛，身心安樂」，所以人們也常稱他為「消災延壽藥師琉璃光佛」。

佛教認為，心病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一切病皆由心而發，由心而生。這種觀念與見解，與現代醫學關於心理影響內分泌的科學認識十分一致，宗教與科學，可謂相得益彰。由此可見，在以「許願文化」見長的靈隱寺重建這麼一座「藥師殿」，於僧於俗，無不意味深長！

藥師殿左側，有重建的羅漢堂，堂內陳列着五百羅漢線刻石像。很多剛剛許過願的遊客紛紛湧入羅漢堂。我知道，他們這是數羅漢，看時運去了。此乃天下共有的習俗，可我的同伴卻無一人進去。原因是他們早已在家鄉的歸元寺數過羅漢了，而那兒的五百羅漢，遠比這裡的有名得多。

香煙繚繞，古木森森，梵音嘹亮，歲月匆匆。與千年古剎相伴的當然不止這些了，至少還有一批珍貴的文物古跡。我們看到，天王殿前左右各有石經幢一座，兩經幢都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建，時大宋開寶二年己巳歲閏五月》題記。大雄寶殿前月台兩側，各有石塔一座，皆八角九層仿木結構，高逾七米，塔身每面雕刻精美。經考證，兩石塔亦雕造於吳越末年，約在公元969年。寺內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貝葉經、東魏鎏金佛像、明董其昌《金剛經》寫本、清雍正木刻本龍藏等等，件件皆彌足珍貴。

中午時分，我們揖別了這塊佛教聖地。回首身後，靈隱寺是漸行漸遠了，而作為一種情結，「許願」卻始終揮之不去。我在想，平民百姓許願也許無可厚非，他們多身處社會底層，有時連最基本的利益訴求都無法滿足，何妨偶爾佛前許個願，以期心中留一線希望，留一份美好呢？而廟堂中人則大大不然了。他們或許從未到寺廟中許過什麼願，但他們卻從未少幹過許願的事。問題是明擺着的，從古至今，有多少人曾在「人民」這尊大佛面前許過願？「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如此等等，甜言蜜語，信誓旦旦，至今言猶在耳。聽其言，觀其行，鑒其心，歷史一再顯示，這些人的所謂「許願」，不過一把戲耳！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任何團體，任何個人，也許都該仔細了：蒼生有義，歷史無情！（下）

■「慈航普渡」、「五十三參」海島立體群塑。

網上圖片

■藥師殿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代表的臉

阿杜

有內地導演拍過青春港星楊穎Angelababy一部片後，在央視訪問中盛讚「這是難得的一張臉」但近日看楊穎返港亮相攝記拍的一些大特寫照中可見楊小美人的下頷似又變長一些，逐漸有點兒「鞋抽臉」的感覺，希望不是外傳說的「人工化」了，這對極難得的一張天然美臉來說，實在有害無益，但願小美人好好保養、保持一張香臉。

人們欣賞美女，很自然是先看一張秀臉，展看如今兩岸三地各地秀麗美顏的代表（以傳媒刊出和廣告特寫經常展露而言）中國代表美臉是范冰冰，香港是李嘉欣，台灣是林志玲，這三張美臉在此二〇一一年春夏，真是涵蓋中華大地了。

三美臉中，李嘉欣和范冰冰都有小斧鑿痕，林志玲的較為純自然美（據謂亦曾修葺過）這三臉都美足十年以上保養良好，而三地中年間亮相的同級數者亦不少，這十數年內香港有周汶錡、李彩華、官恩娜都各具美色，台灣有林熙蕾、白歆惠，近年躍起的隋棠、張鈞甯等，內地的李冰冰、高圓圓也是代表性美臉，但比較起來仍是那三張王牌佔三地畫面最多，如已為人母的李嘉欣，不必性感展露，光靠仍然艷光之美顏，最近出台灣一個護膚廣告十五秒便酬勞二百五十萬，看來林志玲要賺會不止此價，而前輩朱玲玲、關之琳，同輩的李彩華等也是天生麗質以美見稱一時，但保養和耐看度卻沒有李嘉欣的高分了。

很巧妙的是台灣之靚人幫中，屈指一數如林青霞、林鳳嬌、林熙蕾、林志玲等，都以姓林的多，大概因台灣人以福建閩南人後裔多，這些地區祖傳是姓林之天下，向有「三日不出林」之傳說，是以靚人幫也大堆林氏宗親了。台灣以前有個清朝女真族傳人是世紀美女，其人之秀美華貴至今無人能及，此美女便是胡茵夢，文靜雅麗如一尊觀音仙女，可能再有一世紀也難尋此同級數之美女了。

一網打盡

杯弓蛇影

楊振耀

食品安全問題許已令中國民眾提心吊膽，點點傳聞也會發展成有理說不清的局面。近日三亞市政府呼籲全市「食蕉」幫助蕉農渡過難關，如果香蕉繼續滯銷，蕉農隨時要「自食其蕉」度日。

三亞屬熱帶地區，香蕉是其中重要的水菓產出。要販賣香蕉到途程較遠的地區，必須在色香味尚未形成前採摘，先運送到目的地，之後利用催熟技術，把各種營養物質充分轉化，才能供應市場。否則尚青的香蕉必然苦澀得難於入口。十多年前曾參觀過墨爾本市郊，一間供應區內十幾個鎮的連鎖超市食品發配中心；那裡面建了一個足有兩個籃球場大，專門把香蕉催熟的部分。超級市場的香蕉銷售進度，會經由分析中心傳到發配中心的電腦，決定接下來貨品批次的催熟數量及所需時間，全程幾乎不經人手。

催熟過程雖說是收割後的人為控制，實則也是模擬自然的過程。原來香蕉、芒果、番茄等蔬果，在成熟過程中會產生大量乙烯利，加速果實成熟。民間智慧早已觀察到將已成熟的香蕉和其它未熟的水果同放在一起，會加速後者成熟和不耐放。利用乙烯利來催熟香蕉，是已廣泛使用了幾十年的商業化技術。當然在處理過程中，如果出現疏忽，還是有可能有過量殘存留在蕉皮上面，問題是沒有人會把蕉皮也一起吃掉，更何況乙烯利的用量與香蕉投放入市場的數量也有比例，只要小心計量其實不易出錯。

偏偏是一個已相當成熟的處理過程，也會令民眾杯弓蛇影，以為利用乙烯利來催熟，是投放有害添加劑行為，以致影響香蕉銷情，足見食品安全隱患如何破壞民眾信心。

記憶後書

馬琼珠的靜物與海浪

鄭政恆

如果今天和後天（七月一號和三號）有時間，就來尖沙咀商務印書館看看馬琼珠（Ivy）作品展吧。自Ivy從紐約歸來以後，我看過好幾個她的展覽，「靜物與海浪」應該是教人感到很舒服的一個。

三號三時有一個講座，但我也先在此說說發言的大綱。

「靜物與海浪」令我想到神秘主義的傳統。神秘主義者講求考察、沉思與超越，在Ivy的作品中有一種細緻的考察，她進入電影畫面的內部，加以重構，當中的過程是對細節的謹小慎微的觀察。她引導我們從連綿的影像中靜止下來，沉思當下的一瞬，意象背後與生活細節的感情痕跡，這不是宗教神性的超越，而是人間倫理意義上，對孤獨觀影者自身的超越。

由此看來，意象是重要的，在「改編」《小城之春》的動畫《微風》中，Ivy所選取的蘭花是公認為高雅的君子花，但動畫中蘭花輕擺，再連結《小城之春》，可知擺動之姿實是一剎那慾念的輕輕挑逗，意象的原意就此消解。

意象確然是不落言詮的，百合花在西方原有聖潔之意，電影《其後》中，百合花成為一對本來錯失對方的男女的感情信物，Ivy保留百合與遠方的兩張椅子，卻排除了人（角色），畫出無聲的對話——刷新意象的功勞當屬費穆、夏目漱石或森田芳光，但Ivy已將當中意象的表現力量發揚光大。

我們可能想到一句老話，電影是綜合的藝術，繪畫是空間的藝術，小說與詩作是時間的藝術，「靜物與海浪」帶來的藝術體驗是全方位的，而更重要的是，Ivy的繪畫將時間的跡向抹去，這是「時間轉換為空間」的手法，她將原來空間上的一些事物（角色）也拿走，則帶一點物是人非的抒情感受，這是「時間轉換為藝術」的手法，但在裝置作品《海浪寫的》中，Ivy又將時間的跡向，透過大自然的小石帶回來。